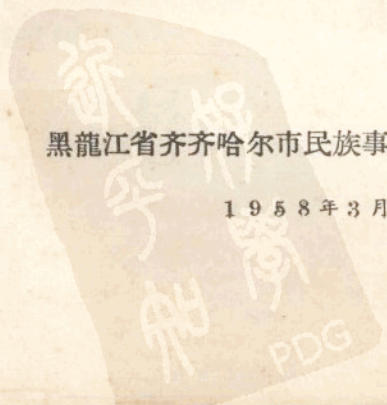


# 反卜林右派集团材料彙編

第 三 輯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編

1958年3月



編者按語：

第三輯是卜林集團成員的自我檢查，其中卜林的有四篇，第一篇是卜林最後一次的檢查，能使讀者了解其活動概貌。第二篇是卜林的最初的檢查，認識是很膚淺的。第三篇對每個具體活動情節寫的細致，但認識也不夠。第四篇是他較為系統的自我分析。另有吳維榮、色熱各一篇。

反卜林集團的鬥爭已經取得了徹底勝利，他們已都在各族人民面前做了低頭認罪的交待，這裡我們不能把所有集團成員的檢查都印上，這幾篇亦可以使讀者了解他們的反黨活動的事實和卑鄙目的了。

## 反卜林右派集團材料彙編

### 第三輯目錄

#### 編者按語

向党向各族人民伏罪.....	卜林 ( 1 )
卜林子八月十二日檢查記錄整理.....	( 6 )
卜林子八月二十八日的檢查.....	( 16 )
卜林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檢查.....	( 57 )
卜林右派集團骨干分子吳維榮的檢查.....	( 81 )
卜林右派集團骨干分子色熱的檢查.....	( 112 )
編后記.....	( 120 )

# 向党向各族人民伏罪

卜 林

编者按：卜林这篇向党向人民伏罪的事实，是1958年1月在省民委扩大会议上交待的，是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最后一次交待的。

我是有嚴重罪行的一个右派分子。我辜負了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抱着个人野心，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給党的事業帶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危害。我真誠地接受党和各民族代表的審判，向党向各族人民伏罪。

我的反党事实：一、我打着区域自治招牌，到处煽風点火，挑撥党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干了一系列的罪惡活动。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在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召开的民族座談会上，極力反对党建立郊区的意圖，無理批駁茫哈、高瓦等人，这是我策动区域自治的开始。四月，我跑到富裕拉攏巴圖副縣長同情达族自治，在他的办公室依照我的方案，划了自治縣的路圖，企圖在該縣擴大我的影响。六月間，我向我的反党集团成員色热、阿古、吳維榮等人，講过我的自治方案，这也是我从少数骨干煽动起，逐步到民族干部直到群众的点火步驟。

同年同月我到哈拉、全和台等屯，在屯干部和教員中間親自煽动自治，煽动哈拉屯群众向中央申請自治。在我的視察总结材料中假借民意向市反映过区域自治，用來反对齐齐哈尔市合并郊区的措施。七月，我企圖利用臥牛吐达族自治区更改會議期間的机会，背着組織秘密召开會議七八次，研究自治州方案，反对市委合并郊区的正确措施。我向干部和教員散布自治的四大好处時，說：能培养大批干部，自治成功了說不上出現多少科級干部。我在幕后嗾使教員到各鄉群众中醞釀自治州方案，嗾使鄉長把教員小組划开分配到

各鄉小組進行活動，在暗中我又指揮教員畫“自治版圖”。正在會議緊張的時候，我召集了三十余名幹部、教員參加的大會，通過醞釀方案鼓動大家要求建立自治州。會議期間，色熱和阿古向劉副市長進行人身攻擊後，我鼓勵他們說：“為自治熱心的青年，頂的對”。後來，當大多數幹部同意合併郊區意見時，我看大勢已去，就告訴吳維榮“退兵”，暫時同意成立郊區，但爭取帶上民族名稱，將來換上牌子即自治縣，不妨礙建立自治州。

在大鳴大放時期，我暫時潛伏的野心就乘機抬頭。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市達呼爾文字座談會上，我縱容阿俄等人，誣蔑專家誣蔑領導。會前我和吳文盛、蒙和（內蒙達語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人，策劃過把文字形式上的爭論，轉向區域自治問題上來。並和吳維榮、吳文盛、阿俄等人在旅館集會密謀“自治”問題。

五月十五日，我利用省文字座談會機會，率領反黨集團策劃“自治”，發動各縣代表共同提要求，向省施加壓力。並通過這次會議煽風點火，擴大影響。在這個陰謀下，我和嫩江代表巴音托布、富裕的多俊臣、黑河的林青、杜振奎都醞釀過自治方案，並和林青、阿俄、多俊臣等人，在黑龍江旅社二樓集會一次，林青對我講，他要求轉郊區工作，我事後向省做過聯繫。接着他對齊齊哈爾市和達族的关系問題，曾表示鄉、城間的供求的必然聯繫，不妨礙區域自治。在聯合自治州問題上，他同意州址設在拉哈。我又同他研究了“聯合自治州”方案，通過他在黑河擴大自治影響。接着我又向多俊臣醞釀了“自治縣方案”，企圖通過他在富裕縣繼續擴大影響。

六月，我在省政協會議期間，對鄂倫春族莫金生委員醞釀過我的“聯合自治州方案”。我對索倫族的塗福壽委員和吉爾吉斯族的韓大海委員也都進行過煽動。企圖爭取各族的同情，做為要挾省和中央的資本。

我不僅在省內煽動區域自治，而且也利用一些機會到省外去煽

風点火。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內蒙召开的蒙古語族語言科学討論会期間，我主动地和烏珠尔糾合，划“自治州方案”，策划联名申請，当这一陰謀沒有得逞的時候，我就和烏珠尔、巴达荣嘎、蒙和等人，發动各地代表，公开提出自治方案，爭取多数同意搞陰謀活动。并散布：“文字必須在統一行政区域内相应得到發展，沒有区域自治，文字無处用”的謬論。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內蒙召开的达呼尔文字討論会期間，我又和內蒙哲盟党校校長苏荣扎布糾合，研究了他帶來的自治方案，我積極支持联合自治州的方案，并和苏荣扎布、德力格尔跑到中央活动。

在我和苏荣扎布、德力格尔三人策划下，中央民委組織了座談会，事前我們分別發动了各地代表，提出自治問題，接着我就提出了“自治方案”向中央進攻。并借訪問之名見了中央民委夏主任，摸中央的底，当時夏主任只是說中央沒有考慮。但我回省后，捏造說：恢复納盟是沒有問題的，以此煽風点火，鼓动別人要求自治。

二、我在齐齐哈尔市郊区拉攏干部，扶植反党势力，企圖篡夺郊区領導权。

我对民族干部拉攏的手段是卑鄙的。我用封官許愿，安排工作，以維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攏絡一部分觉悟不高的民族干部。

我和吳維荣、吳文盛合謀派遣我的反党势力到达族較集中的郊区去，企圖擴充私人的势力，充实反党集团。同時我和吳維荣、吳文盛假借民意，策謀在郊区安排正职区長，我極力鼓吹反党成員要吳維荣当区長，省民族座談会期間，提出过向郊区配备正职区長，我企圖扶植起吳維荣掌握郊区的实权，通过他貫徹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張，作为向党進攻的基地。我極力向省委反映要求調轉黑河地委統战部長林青到郊区去工作，在郊区民族干部的秘密集会上，也提出調轉林部長，企圖把郊区的区委書記、区長由达族干部充实，排挤漢族干部，以便使我在郊区可以为所欲为，通过反党集团進行反党活动。

三、在民族中學我也進行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我攻擊黨支部，挑撥黨群關係。我和葉喜扎布在歷史問題上，互相糾合對黨不滿。我積極支持葉喜扎布提出的民族中學的三大方針，極力排斥黨員校長。我企圖混入黨內充實自己的反黨資本，篡奪領導權。在學資問題上，我和葉喜扎布糾合一起，專找岔子向黨進攻，並到齊齊哈爾市和省有關單位叫喊學生“挨餓了”，惡毒的攻擊黨。

四、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我也進行破壞。

我是地主階級出身，我留戀私有制生活，願意保留本民族的落后生產方式，抗拒社會主義改造。

一九五六年六月我在齊齊哈爾農村視察，有意煽動農民對合作化不滿。在我煽動下，富農乘機從社往外牽牛牽馬。由於畜力不足，一個隊完全減產，降低了農民收入，牽回散畜乳牛的農戶，無故屠殺和出賣，影響了該屯畜牧業的繁殖和發展。

在省政協召開會議時，我認為時機已到，我就率領吳文盛、阿俄、色熱、鄂忠華等人有計劃的在郊區的罕伯岱、紅火、全和台等屯煽動過區域自治。並以幫助黨整風的假面孔到處搜集反黨的材料，和反黨集團成員在一起，吸收所有郊区民族幹部召開了秘密集會。吳維榮並布置鄉長回去以後召開小型會向群眾醞釀。這次會議，根據我的陰謀取得一致意見。我在省政協會議的發言，是有計劃的向黨進攻。

我說達族自治區“朝氣頂天”，象個“達族天下”，使群眾留戀自治，產生自治情緒。我大肆攻擊說梅里斯區是“無娘之子”，是“挂民族牌子，不辦民族事”，“挂羊頭，賣狗肉”。一筆抹殺黨的民族工作成績。同時在我發言中，無孔不入的攻擊了黨，打擊漢族幹部。我首先打擊了齊齊哈爾市劉副市長，我企圖乘機報復，叫劉副市長認輸，我好繼續進行反黨活動。

為了達到我反黨的目的，我還製造了許多陰謀，首先我提出了反對大漢族主義及本位主義的口號，企圖用大漢族主義的帽子堵住漢族領導幹部的嘴，使漢族領導幹部不敢干涉我的反黨活動。

其次，我反党的基本策略，是背着組織，欺騙群众。我在自治問題上从郊区到中央，从省内到省外做了一系列煽風点火的非法活动。

第三、我和吳維榮制造了反党綱領。我們的綱領是在所謂民族形式化和代表民族利益的幌子下，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反党綱領。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的綱領。这个綱領的目的是反对党的領導，保持本民族落后的生產方式，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挑撥和漢族的关系，制造民族分家。我犯了滔天的罪行。

我所以要進行反党活动是因为我有嚴重的个人政治野心。我企圖把內蒙和黑龍江省的达族統一起來，建立起自治州，乘机爬上領導地位，就進一步与党分庭抗礼，一直分裂到“独立”为止，拖到殖民地为止。我幻想中國采取联邦制，我对阿俄講过，如果中國采取联邦制，“自治州”，可能改为“自治共和國”。这样就可以進一步实现我的政治野心。（註：据李樹成同志來信說：卜林在这次会上又交待了新的問題是我們过去不知道的，他說“搞自治州不是最終目的，在我內心里幻想过是要建立一个即不要共產党領導的，也不想像美國那样大資本家專政的國家，而是想建立一个象印度尼赫魯式的國家，还要有私有制存在的。我对尼赫魯是非常羨慕的。”他說“这是我內心的东西过去沒有講过”。）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我是伪滿建國大学学生，是受日本帝國主义毒化最深的人，灌輸了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反动思想。“九三”后，对祖國的态度是反动的，當時我閉眼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追隨着內蒙反动头子鄂鳴中、吳化民等人，進行分裂祖國統一的罪惡活动。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時，我宣傳过內蒙“無階級論”，破坏土改运动。参加工作后，仍頑强的坚持反动立場，一直保持原來的階級意識，在一系列的問題上对党不滿，坚持資產階級个人的政治野心，最終走上了公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道路。

（摘自1957年12月23日黑龍江日报）



## 卜林于八月十二日檢查記錄整理

編者按：卜林這次檢查是不深刻的，他沒有從思想深處挖出思想本質，只是說出一些沒法隱藏的事實，而這些事實也較之他實際活動相差甚遠，而且有些捏造的地方他沒有訂正，有些地方也有意歪曲，有些地方推卸責任，也有幾個地方談得較為深刻。

檢討中，牽扯到很多人，這些人有的是階級敵人已被人民斗倒了的。有些人就是右派，參與了或共同和他們搞過活動，但這些人終久是極少數，對這兩種人，他們的名子是應該印到書上的。但有很多同志和朋友的名子，他們或者是受卜林拉攏過；或者是卜林找他們研究過；或者參加過卜林召集的秘密會議；或者與卜林通過信；或者是卜林的盲目追隨者；或者一度參加過卜林的活動。這些可能是自覺的，也可能是不自覺的，在卜林檢討時都把他們的名子談出來了。在我們編書時，曾考慮不把這名子印上，但是不印上又看不出卜林反黨活動的深刻性與廣泛性，故請這些同志和朋友及讀者們原諒。

下面就卜林這次檢討交待的問題，文內小標題是我們加的，文章順序是他談的順序，標題及文詞都是他的原話。

### 一、各地活動“自治”的人：

一、文字委員會：德玉海（原郊区的小學教員後調內蒙達語工作委員會），巴達榮嘎（文委會組長），

二、海拉爾一帶：莫日根、嘎爾弟、色德布（呼盟報社記者，黨員）

三、莫力達瓦旗：德勒格爾（黨員，莫旗宣傳部長）布和與莫

尔根有关系。

四、通遼（哲盟）：苏荣扎布（現任內蒙党委处长）、斗兴嘎。

五、黑龍江：卜林（我）色热、阿古、何玉、吳維荣、吳文盛、德成才、沃土陽、阿俄、多俊臣，單章宝与莫日根有联系。

通信关系：吳珠尔來信二次，德勒格尔今年給我來三次信：要我們搞簽名（註：要求自治的簽名），拉攏茫哈。莫尔根只在省政协会議后來一封信。色热說莫尔根給他來过信，吳維荣也可能有联系，莫尔根与吳維荣个别談过。單章宝、阿俄与莫日根联系多。表面上看我与莫沒有关系，实际上通过阿、色、吳等建立了联系。

十二月文字會議時，我与苏荣扎布核計把烏盟長（呼盟、达族）拉过來。苏荣扎布在通遼活动，我在本省，德勒格尔在海拉尔一帶。

到中央民委我們是一塊去的，到夏輔仁（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家去，也是同苏荣扎布一塊去的，德勒格尔也跟去了。夏輔仁并没有对我們說，“州可以建”，是我捏造，以此來鼓励大家。

## 二、社会关系：

蒙和，中学同班，建國大学時比我晚一班，去年來一次，是解放后头一次見面，到学校找我兩次，遇到后我們到飯館子吃飯時，我談了我对去年臥牛吐区座談会的活动，自己誇耀了一番，群众情緒很高，也談了茫哈怎样不好。今年四月他又來一次，在卜奎旅社，有我、吳文盛等，談了文字問題“現在已經有啦，还有大問題就是区域自治問題”并研究了自治問題。

省文字座談會議，我和蒙和住在一個房間（他是同我們一起來參加省文字會議）也核計了自治問題，阿俄也參加了。我叫蒙和在省的會議上也談談，他說：我是搞文字來啦怕省里怀疑（他沒有參加文字會議后的座談会，以后給我來二封信）。为了文字委员会要二名干部，我給他去信建議叫布克去，他回信說：“应先調到省，

然后調來，不然人事制度不合”。以后我又回一封信。

鄂鳴中（表哥）：他兒子在牙克石工作，現跟他兒子在一起。他偽滿時當過少校，他母親是我姑姑，他愛人又是我叔伯姐姐，過去我到過他家，對我生活照顧很好，在解放當時，他在海拉爾組織了保衛隊，主要是保衛地主，都是大地主組織起來的。當時在扎蘭屯搞過內外蒙合併運動，他利用我會日本話，到開拓團去喊話起過槍。我下鄉搞過內外蒙合併簽名運動約四、五天，到處宣傳內外蒙合併恢復興安東省。我參加了內蒙古革命青年同盟，四六年我參加了內蒙自治軍，是鄂嫩日圖組織的。土改時鄂鳴中被鬥，五〇年我到過他家，他說：“時局還不穩定，以後談歷史不要扯我，組織問題不要忙”，以後還給我來過一封信。

吳化民：是師生關係有點遠親，他偽滿時當過開拓股長，也是放寶屯人，土改時被打死。他家現在齊齊哈屯住，他兒子叫吳治范，在我們學校師範二年二班（註：該生在民族中學，積極支持卜林的反黨言論）。我上學時吳給我拿路費，在偽建國大學時，他給弄假戶口，我很感激他，解放後我在軍隊由於鄂鳴中的關係，被排斥，吳化民把我整到布西繼續搞民族分裂活動。現在與吳化民思想上沒有隔斷，我對他家的關係現在還沒有斷，我前年下鄉到他家，他老婆上街也常到我家。

沃文德：他是搞過文字和自治共和國的，解放當時他到札蘭屯搞興安東省活動，偽滿時在全和台當小學校長，近二年來阿俄經常和我談“沃文德不應該打死，因為民族矛盾打死”，今年正月間阿俄到我家也談過，並說對這問題萬祥崗子群眾很不滿。現在看如果沒有反右派，這個問題也可能散布開。

莫日根，也是個野心家，我也有野心，我不欽佩他。阿俄、色熱很擁護他，經常講莫日根這樣好，那樣好。他們對於毅夫主席不滿，阿俄罵：“于毅夫為什麼把莫日根擱走”，“文字委員會為什麼不把莫日根的文字方案拿出來”。吳維榮也常提：“莫日根很好”。我也說過，“對莫日根，批評過左啦”，我向他們說過：“

風明嘎利用我打击莫日根”。原因是莫有許多，我不拥护，怕这些人离开我，因此，去年郊区开人代会時我对吳維榮、色热、胡和說过，“要把莫日根調到省文字委员会工作”。目的是顯我比莫日根高，使得他的人拥护我，借以樹立个人威信。

### 三、活动事实：

#### 1、在臥牛吐更改自治区时

我們活动是有分工的：德成才負責牙尔塞鄉，吳文盛負責臥牛吐鄉，何玉負責梅里斯，曾召开过群众会三、四十人，我講过自治州方案，鄉干部、教員会多次，碰头会也不下十余次。

在党員会上市領導批評我，是哈拉屯多有福（党員）对我講过，那布其（党員区妇联干部）对色热說过，色热告訴过我，后來吳維榮也向我講过，他也很不滿。同時，吳維榮还告訴我：“今年党不發展”（註——指一九五七年）

#### 2、省文字会議是一次大的醞釀「自治」活动

骨干分子有阿古、阿俄、沃土陽、色热、吳文盛。

富裕多部長(富余統战部長)在省和我談过自治問題，他和阿俄談的多，我是通过阿俄拉多部長，多說：“我在省統战会議上提出了自治問題”，我向色热本人也散布过：“歐陽書記，已同意我們搞自治縣”。（註——这是捏造）

我同吳文盛談过：“这次会議主要是提自治問題”并提出要把林青調來，把原自治区楊区委調回去，把吳維榮或鄂英寿作正区長，大家都同意。把王部長（市委農村工作部部长兼区委書記）調走。

省文字会議前，吳維榮到我家向我說，“区上对达族干部提拔保守，提也就提啦，就是茫哈不同意”。吳并說：“区上达族干部

比例应占百分之二十五你看行不行？”我說：“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就差不多啦！”

我們這些人在“區域自治”上都有野心。在省文字會議時由民委回旅社的路上，阿俄、色熱說：“將來我推選卜老師當州長”，“吳維榮當縣長”，色熱說：“阿俄當公安局長”，阿俄反過來說色熱“你還不是文化科長”。

在省時，林青、阿俄、我，談了成立自治州時尽可能把鄂倫春也拉過來，因為他們人少，黨很關心他們，他們要建立，我們也借光了。我在省政協會時，也向鄂倫春代表談過。

我還有這樣的野心，怕自治州馬上建不起來，我們還研究過：

（一）在訥河的保安鄉有一千餘達族，有意識搬到索倫鄉去或莽格吐，這樣就與莫旗連成一片，創造條件；（二）把內蒙莫力達瓦旗、布特哈旗、阿榮旗三個旗，要求併入黑龍江省領導，將來便于建立“自治州”，現在兩個省更困難；（三）今年春天與吳維榮談過：“把莽格吐草甸子給達族留下，有搬家的就有意識的搬到这里，變成達族的集中區，將來建立自治州也不影響齊市發展；（四）我在省里同林青、杜振奎（琿琿文教科長）研究過要組織黑河與齊市兩地達族，互相訪問，借此來互相推動，醞釀自治。我還向省委楊付部長談了；（五）我與阿俄談過：將來中國要學習蘇聯，中國也要建立加盟共和國，現在建成州，將來就可以變國，現在不成立，將來就沒有法了。因此應該趕快建州。（註：卜林等的野心是不滿足于州，而是自治共和國）。這事我在北京與蘇榮札布也談過。上面這几点要不是這次反右派，我們又醞釀出去了。

### 3、分校活動

分校問題上也是有個人野心的。企圖建立一個達呼爾完全中學，我個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作個頭頭，這一問題上我一直是兩面手法，內心是願意分校。我向教育廳提過，與內蒙合辦高中，并叫我們的學校滿都爾圖老師去莫旗商量過此事，去年并叫那里學生報

考这边。人家莫旗答复“有困难”。

#### 4、拉攏人

我在学校中表現埋头苦干，裝積極，很关心学生生活，学生回家一講，家長也滿意，学生說我“溫暖”“可親”。对学生滿口許愿，在学生中樹立了威信，就可以在整個达呼尔族中樹立威信。

在教員中，如对于明今、沙舵、趙康等談：“学校是培养你們的”。对德木調动工作一事，我就找他談了，“叫你到杜旗作付校長”來買好。对郭連信的問題，我与吳文盛談过：“把他調郊区公安局去”。吳文盛有一个星期天到我家，問我郭是不是黨員？我說：“是”吳說：“郊区公安局缺人要他，统战部也同意了，組織部問題也不大”。（註：统战部、組織部都不知道此事）

对体委胡定海，郭長海說过，好好学习体育技術，將來当体育教員，并对郭說过分校后調你到学校來。郭还到我家去过一次，說泰來愿意划到郊区。泰來的情況是郭長海給我反映的，他家住泰來。布克（有親屬）我叫他到文字委员会去工作。吳維榮和我关系最多，我想多談談。他兩次到我家叫我給找个爱人，我答应了。曾找过二个他不愿意。他在过年時給我送了三斤猪肉，經常給我小孩帶些吃的。他要我以民委主任資格，要求給他調动工作，以后他又說：“有茫哈在区我就不在那里”。他对茫哈不滿，是与我同样的，他說过：（一）民族問題茫哈包办啦；（二）对茫哈在提拔干部問題上不滿；（三）在区委会开会，茫哈就站在王区委的立場上來批評我。在市政协会議時（註：即斗争卜林的那次）吳对我說：“你犯錯誤不要緊，把区域自治破坏啦”。“你的發言那都行，就是挂羊头買狗肉不說就好了”。

文字問題上，他对我說：“你回來后有点孤立起來了（註：卜林开文字会回來表面上同意斯拉夫）干部对你很不滿”。組織問題上：他說：“入盟（註——指民盟）好一些，入党要時間長”，又說“不入盟也好，好好進步爭取入党”。我对吳維榮說：“阿古水

平低，提鄂巨菜多好”，吳曾几次向区委提出要調阿俄來郊区作文教科長，但区委未同意。色热是我的学生，他要求上民族学院学习去，我答应了他。我也經常鼓励他，你是青年，勇敢，好好干等。

我也对吳維榮、德成才、多英寿說过：“省民委組織民族参觀团，我可以提你們去，可能輪到你們身上”以此來拉攏他們。

对哈拉屯，喜荣、何德志，叫他們参加市的文工团。

对何玉、沃振亞、吳文盛說：“你們对民族热情，直爽等”，对何玉談的少。吳文盛是我的老同学，在軍大時他也被斗了，在下鄉時吳文盛对我說：“大放大鳴了，是否把我們被斗的事也鳴一下”。我說：“呼何紀呼（軍大時大隊長）斗我的，我向內蒙党委控告他”。

在小学老师中很多都是我的学生。去年要我們学校保送上医士学校的学生，这以后很多教員來找我，如沃男的爱人、布林、达圖都答应过，借以來建立个人威信。

在郊区我是通过吳維榮活动，吳成了我的代理人，他在党内有威信，他跟我跑，別人也就自然跟我跑。

## 5、反对茫哈

我們集团为什么要反对茫哈呢？因为茫哈听党的話，靠近党。

吳維榮說：“茫哈对区域自治不使勁”。色热說：“茫哈是大漢族主义走狗，一直听市里話，不解决我的党籍問題”。阿俄因为沃文德在学校教达語文字，茫哈不学，并說：“茫哈拍馬留須为了升官”。何玉是因地位上对茫哈不滿，区委宣傳委員变鄉長，說是茫哈整的。

我对茫哈不滿，我抓住了他的几点缺点，找他毛病；（一）对親屬不礼貌；（二）自治不同意；（三）自治問題上他說离开齐市鷄蛋、柴草，無处賣等，我抓住了这一弱点反駁他，我在省外向吳珠尔、苏荣扎布、德勒格尔，省内对多俊臣都講过，在集团內講的更多。更嚴重的是去年政协会議時，我提了：“对民族干部光爱护

不教育，有的干部脫離群众”，但沒有指出名來，实际就是說的茫哈。我对別人說：“合作化時茫哈处理牛犯了錯誤，反而处分了楊区委（註：并無此事）茫哈占了民族光”。

市文字座談会，从开始到結束对茫哈攻击得很厉害，会前也知道，會議是我掌握的，并有人說市的領導官僚主义，但我沒有糾正。

我攻击茫哈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怕茫哈比我高，怕茫哈彙報我，是实现自治的障碍。

在省文字會議時，我对省委統战部楊付部長說：“尽可能不要讓茫哈發言”，这样就可以使別人抬头。

## 6、破坏党的威信

臥牛吐的座談会上破坏了党的威信，使很多群众对党不滿，跟着我們跑。

在省政协的發言講“挂羊头賣狗肉”，就以此來煽动群众。对市領導不滿，我到省談了市領導，打击干部，并想到中央監察委员会去告王部長（註——指統战部王部長）、刘付市長，也向叶喜校長、吳維荣、阿俄等都談过，向內蒙烏盟長、苏荣扎布、蒙和、德勒格尔都講过，并向他們歪曲事实說：“市里有大汉族主义，不同意我們自治”。

在小集团中經常在一起开会 罵天罵地，阿俄到我家也罵过于毅夫主席及苏联 專家是“大斯拉夫主义”大蒙古“有什么了不起”。

在集团中平時对莫日根及德玉海是保持着通信联系（吳維荣、阿俄、色热对德玉海，阿俄对莫日根通信多）。

反对区党委，吳維荣在区上已形成了一个堡壘，排斥汉族及茫哈，这方面吳維荣積極性大一些，在外面有阿俄与我都支持过他，吳維荣要我在省提，把林青調來，把楊区委調回來，把王書記調走，色热問我，將來区長誰当？我說：“吳維荣当好”。



## 7、在学校对党支部進攻

(一) 認為自己在軍大被斗，組織上不幫助搞清，對組織不滿，這個問題上叶校長(指叶喜扎布)很同情，和我站在一個立場上，對風校長不滿，叶喜校長說：“我參加人民革命黨，也沒反共，也沒反國民黨”。

(二) 對老風(風鳴嘎，校長兼支書)在五二年開校務會議，老風主張一周蒙文課上二、三堂即可，我們不同意，我們就散布風校長要同化民族，叶喜說“我的教導主任不能當啦”！叫大家反對風校長。

(三) 我作校工會主席時，把工會當成了獨立王國，不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有一次送一個教員(巴圖)調走，我即私自組織大家集錢宴會，有的教員喝醉了就大罵風校長。

(四) 五二年冬天阿俄到我們學校來活動達族學生，不叫大家學蒙文，我明知有此事，不向組織彙報，還幫助阿俄開會，我對思想改造不滿。

(五) 對提拔幹部上不滿，如過去提崔主任(由教員提到主任)因為我是比他先來的，為什麼先提他。

(六) 對畢業生分配上也不滿，就認為好學生為什麼就不分配到郊區，都支援杜旗、郭后旗。現在看這是應該的。

(七) 對後各幹部名單，去年風校長要提清格勒，叶喜不同意，我也不同意。(註：最近卜林又向清格勒說：去年我同意提你作教導主任，就是叶喜不同意。)

(八) 去年教員鬧工薪問題，風与叶喜爭吵很大，我是同叶喜站在一起說：“我們學校老教員多，比別的学校低”。并公开散布，風校長不同意提工薪，借以來樹立我們的威信，我們抓住了清格勒工薪高一些來攻擊風校長，實際上，今天看清格勒工薪也不高。

(九) 風校長調走啦，我們不同意提清格勒作支部書記，要求另調人。認為清格勒作支部書記等于又來一個風明嘎实际就是排斥